

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研究方法*

[澳大利亚]罗兰·博尔

内容提要: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研究方法正变得日益流行。本文基于我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希伯来圣经批评》(修订本)来概述此方法的主要观点,包括文本与其历史语境和社会语境之间的间接关系;矛盾和辩证法在圣经文本研究中的作用;阶级、性别和种族之间的关系;不同声音在文本中的可能性定位。本文将借鉴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安东尼奥·内格里和特里·伊格尔顿等学者的方法。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方法;圣经研究;文本;语境

Western Marxist Approaches to the Bible

Roland BOER [Australia]

Trans. LI Panpan

Abstract: Western Marxist approaches to studying the

* 本文是罗兰·博尔教授2014年4月17日在河南大学发表演说时的讲稿,经其本人同意译成汉语,发表于本刊。

Bible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This lecture outlines some of the key ideas of that approach, based upon the revision of my book, *Marxist Criticism of the Hebrew Bible*. Those ideas include: the indirect relationship of a text to its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 the role of contradiction and dialectics in the study of biblical text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class, gender and ethnicit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locating alternative voices in the text. The lecture will draw on the approaches of Fredric JAMESON, Antonio NEGRI, and Terry EAGLETON, among others.

Key words: Western Marxist approaches; Bible study; text; context

当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研究方法正在变得日益流行。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澄清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要点,将其运用于圣经文本分析之中。正文开始之前,我先概述一下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圣经的历史。此方法始于恩格斯那富有洞察力的著作,至今已有很长的历史。继而我会转入本文的重点内容,即用马克思主义方法阐释圣经文本的关键概念。我打算从以下四点对它们进行讨论。其一,矛盾和辩证法在圣经研究中的重要性;其二,文本(例如圣经)与其历史语境之间的间接关系和媒介关系;其三,在处理文学和宗教问题时,批判性研究向社会、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拓展;其四,圣经所示对压迫力量进行抵抗的类型。因此,我们不能局限于纯粹的文学理论。下面我会揭示上述要点如何有助于诠释圣经文本——例如《创世记》第2—3章,其中涉及创世神话、伊甸园、人类始祖违逆上帝旨意而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应该说,下面的讨论乃是基于我的一些研究,特别是我最近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希伯来圣经批评》[修订版]、《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圣

经批评》以及《神圣的经济》。^①)

然而,在继续下面的内容之前,我想指出我们熟悉的两种马克思主义与圣经批评发生关联的方式,这两种方式取决于读者如何理解圣经。一方面,圣经被视为宗教经典(对于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而言),是宗教信仰和神学反思的基础。就此而言,圣经是更大范围的宗教的一部分,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信仰的关系而言,圣经成为富有吸引力的、复杂问题的一部分——在过去十年,这一直是我研究的重点。另一方面,圣经又被视为重要的历史和文学文献,是西方诸多国家的文化基础。在这个层面上,为了更好地理解圣经,马克思主义方法被应用于研究实践,可能涉及经济和社会分析、文学批评,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诸多圣经批评家视圣经为重要的历史和文学文献;许多人也把它理解为宗教经典。事实上,许多圣经批评家试图将二者的见解整合起来。

造反派:从恩格斯到今天

首先,让我们简要概述一下马克思主义圣经阐释的历史。恩格斯是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运用到圣经研究的第一人。有些人可能知道,恩格斯年轻时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基督徒,但他对圣经的兴趣贯穿了其一生,这一点却鲜为人知。他能够阅读希腊文《新约全书》,研读圣经研究的最新成果。他在早期信件中常与朋友讨论圣经,在后期著作中不时引用圣经文献和典故,这表明他对圣经确实很熟悉。恩格斯的重要性在于,多年来他发展了一个

① Roland Boer, *Marxist Criticism of the Hebrew Bible*. London: Bloomsbury, 2015; Roland Boer and Jorunn Økland eds., *Marxist Feminist Criticism of the Bible*. Sheffield: Sheffield Phoenix, 2008; Roland Boer, *The Sacred Economy*.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14.

论点,即:早期基督教实际上是一场革命运动。^①何出此言?第一,基督教诉诸下层人民,包括奴隶、农民和城镇失业者;第二,基督教像革命运动一样是有组织的,与恩格斯时期的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有诸多相似之处;第三,基督教最终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也许,对于恩格斯的地位,最出色的结论如下所述:

危险的造反派在当时罗马帝国的活跃程度不亚于在16世纪后的今天。它破坏了宗教和国家的根基;它断然否定凯撒的意志是最高法律;它没有祖国,却属于全世界;它遍布整个帝国,从高卢到亚洲,并超越了帝国的疆界。它曾长期在地下秘密地进行煽动性活动;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它已感觉到强大到足以出来公开化。造反派……以基督徒的名义而广为人知。^②

自恩格斯始,这一学说运用于圣经批评,此后一直饱受争议。即使在今天,圣经批评争论的问题也还有很多,诸如:耶稣是一个革命者吗?早期基督教试图摧毁罗马帝国的强权吗?早期基督教是共产主义的初级形式吗?

① Friedrich Engels, "On the History of Early Christianity",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7;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894-1895, 1990, 445-469. Friedrich Engels, "Bruno Bauer and Early Christianity",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4;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882, 1989, 427-435; Friedrich Engels, "The Book of Revelatio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6;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883, 1990, 112-117.

② Engels, "Introduction to Karl Marx's *The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523. 恩格斯对早期基督徒也有所批评,主要批评他们专注于来世的救赎,但他充分意识到,基督徒对世俗权力也同样有所要求。马克思非常清楚恩格斯的观点,因为他们几乎每天都讨论彼此的想法,所以这应该不足为奇。例如,马克思把资产阶级对国际工人协会的破坏比作罗马对早期基督徒的迫害。对早期基督徒的迫害并没有拯救罗马,所以对工人运动的破坏也不会挽救资本主义制度。参见 MECW 22: 633-634; MECW 23: 254-256。

这些问题不仅通过恩格斯的著作影响到圣经批评,还通过那些新一代的恩格斯的追随者影响到圣经批评。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则进一步发展了恩格斯的学说。^①他们把早期基督教当作共产主义来描述,因为共产主义所基于的组织原则在《使徒行传》中有所体现:

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分给各人(徒2:44-45)。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徒4:32-35)。

然而,这是消费的共产主义,而不是生产的共产主义。也就是说,早期基督徒愿意向与其共同生活的人贡献一切,但他们并没有试图改变生产方式。当然,现代马克思主义向前迈进了一步,主张改变生产方式本身。

考茨基发表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圣经的第一部著作,名为《基督教的基础》。在书中,他试图描述《旧约》和《新约》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以便更好地理解圣经文本的本质,以及犹太教和基督教产生的方式。尽管存在缺陷,它却是马克思主义圣经批评的开创性著作。

① Rosa Luxemburg, "Socialism and the Churches", *Rosa Luxemburg Speaks*. ed. Mary-Alice Waters;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0 (1905), 131-152; Karl Kautsky,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ity*. trans. H. F. Mins; London: Socialist Resistance, 2007 (1908); Karl Kautsky, *Vorläufer des neueren Sozialismus I: Kommunistische Bewegung im Mittelalter*. Berlin: J.H.W. Dietz, 1947 (1895-1897).

这里不可能追溯自恩格斯和考茨基以来马克思主义圣经批评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专注于最近的两个成果。第一个是诺曼·哥特瓦尔德(Norman Gottwald)^①的贡献,他的作品聚焦于古代以色列和《旧约》。基于仔细谨慎的历史观,他认为,早期以色列是在公元前第二个千禧年的末期随着朱迪亚高地的革命运动兴起的。新定居点在丘陵地带,使用新技术。哥特瓦尔德认为,这些人建立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他称之为公有制社会的生产方式。它反对迦南的压迫,而采取一种更加公有的,甚至平等的方式。虽然有人对哥特瓦尔德的学说进行批判,但毋庸置疑,它是现代马克思主义圣经分析的开创性著作。

另一个最近的成果由新约学者理查德·霍斯利(Richard Horsley)取得。^②霍斯利的重点围绕耶稣的早期活动展开。他详尽地参考了考古、历史和文学方面的资料,来证明聚集在耶稣周围的人反对罗马帝国在朱迪亚统治的运动是政治和宗教运动的一部分,认为这一运动是诸多此类性质的运动之一。他们扎根于残酷的罗马政策(通过委托的统治者实施)统治下的村庄,在那里,农民遭受饥饿、疾病、家庭和社会结构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耶稣和他的活动(如同别的许多运动一样)通过反抗压迫带给了人们希望。

我迄今所讨论的方法主要是历史、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这些

① Norman K. Gottwald, *The Tribes of Yahweh: A Sociology of the Religion of Liberated Israel, 1250-1050 BCE*.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9 (1979).

② Richard Horsley, *Jesus and the Spiral of Violence: Popular Jewish Resistance in Roman Palestine*. Philadelphia: Augsburg Fortress, 1992; Richard Horsley, *Galilee: History, Politics, People*. Philadelphia: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1995; Richard Horsley, *Archaeology, History and Society in Galilee*. Philadelphia: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1996; Richard Horsley, *Scribes, Visionaries, and the Politics of Second Temple Judea*.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7.

方法力图重构《旧约》和《新约》形成的历史条件,目的是更全面地理解圣经文本。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均发现了一些早期以色列人和早期基督徒之间的解放因素。我即将出版的一本书——《神圣的经济》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①在这部书中,我提出了一个新的关于古代近东的古代经济模式,该模式基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工作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调节学派”。它提出了一个更宏大的结构模式,从中我们可以理解上述我所论及的早期成果。

圣经马克思主义文学分析的检验标准

不管怎样,在本文的后一部分,我要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另一方面,它涉及文学批评并且聚焦于阐释圣经的文学方式。当然,这与我刚才所讨论的历史问题有关。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于:是从历史到文学,还是从文学到历史、政治和经济。这里,我先从文学谈起。

下面,我讨论一下马克思主义圣经文学分析的四个特征。为了集中讨论这个问题,我举圣经中的一个文本为例,那就是《创世记》第2—3章的堕落故事——人类始祖违背上帝的旨意而被逐出伊甸园。故事开始于第二个创造故事(创1之后),其中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上帝在东方的伊甸建了一个园子,名为伊甸园,(在亚当无法从动物中间寻找帮手后)又用亚当身上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上帝告诉他们可以随意吃伊甸园中的果子(没有肉!),唯独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然而,蛇诱惑女人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女人又劝说亚当吃了。上帝发现了这件事,对他们和蛇都进

^① Boer, *The Sacred Economy*.

行了诅咒——女人必遭分娩的痛苦,必受丈夫的管辖,男人必终身劳苦方能生产食物糊口,并承受死亡。这个故事以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结尾,一名天使手持发出火焰的剑防守在伊甸园的入口处,以阻止他们返回。

辩证法

现在,我描述一下马克思主义文学分析的四个主要特征:第一,注重矛盾,进而注重辩证法。马克思本人发展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方向,但近年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强调辩证法和矛盾在文学分析中的作用。^①詹姆逊认为,文学文本在充斥着张力和矛盾的经济、政治环境中被生产出来(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一个核心特性),因此,文本无法避免反映那些矛盾现象,这种现象可能体现在故事内容、叙事冲突、人物角色抑或情节当中。但这种线索也可在故事的形式中被发现,或者语言前后矛盾,或者体裁冲突,或者故事异常或中断。最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圣经研究方法要找出这些冲突,无论冲突存在于哪里。

我们思考《创世记》这一文本,发现在两个创世故事中表现出了明显的矛盾。《创世记》第1章对创造的叙述十分有序:上帝说一个名字,然后就出现了那个创造物,日复一日。上帝将天地、水陆、昼夜分开;然后又创造出植物、动物,紧接着是人类出现。最后,上帝在第七天休息。相比之下,《创世记》第2章是一个比较生活化的叙述:大地干燥,尘土飞扬;他从大地中创造了人类,那人

①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在这个问题上,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深受乔治·卢卡奇的影响。Georg Lukács, *The Historical Novel*. trans. Hannah Mitchell and Stanley Mitchell.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3 (1937)。

浇灌土地,让植物生长。动物出现是因为被造的第一个人需要一个帮手。没有任何动物适合他,所以上帝用他的肋骨创造了一个女人,他们成为男性和女性。只有在这个创造故事里,所创世的地方才叫伊甸园,那里有可口的食物。

圣经批评者注意这两个创世故事之间的张力已经很久了。但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将政治和经济问题引入了圣经阐释(稍后我会回到这一问题)。然而,还有其他矛盾,例如:a)一个完美的花园,但有缺陷(善恶树),这意味着该花园并非如此完美;b)事实上,蛇确实讲了真话而上帝在撒谎(人吃了禁果并没有死);这种张力存在于人类生存的两种状态之间。最后一点,我的意思是说,在花园里,亚当和夏娃就像国王和王后。他们是创造的精华和中心。他们在花园里散步,无须付出任何劳动就可以得到食物(劳动是隐蔽的)。到了晚上,他们与上帝相遇并交谈。然而,当他们被逐出伊甸园时,亚当和夏娃不再是国王和王后。他们变成了农民,生活充满了劳动的艰辛、痛苦和死亡。可以说,这种张力是故事的主要部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类生存方式。一方面,他们像统治者;另一方面,他们像农民。

圣经文本之中还可能存在其他矛盾(例如只有男人而非女人,被逐出伊甸园^①),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些,因为这在下面的讨论中非常重要。

媒 介

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第二点,即文本及其语境之间的关系经常是有媒介的或间接的。我通过把文本比作窗户来解释这个问题。文本是一扇通过它就可以直接看到另一边是什么的清晰的窗吗?或者文本是一扇通过它就可以看到光线,也许一些形状,

^① 文本依据参见《创世记》3: 22-24。

但什么也看不清的磨砂窗(如浴室的窗)吗?或者文本是一扇由于光线的变化其颜色和图像会失真的彩色玻璃窗吗?马克思主义方法认为文本相对于其语境而言并不是一扇清晰的窗户;相反,它更像一扇磨砂窗或彩色玻璃窗,通过其语境可以依稀看到朦胧的或扭曲的形状。

如何理解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关系?我从反映和回应之间的区别着手。并非文本反映其语境,而是文本回应语境。我们可以把文本作为由它的社会和经济背景提出的一个问题的答案。问题是,给出的答案通常是意想不到的和间接的。文本可能试图提供一个想象的方案来解决问题。因此,文本所呈现的世界几乎与现实世界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我要提供一个关于文本和语境关系的更为理论化的表述。一个非常有用的理论来自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著作,在这里,他发展了与此相关的思想:文本是真实生存世界的虚构。^①我们要特别谨慎,这个说法很接近阿尔都塞的言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文本与现实情况没有直接关系。这需要在两个术语——文本及其语境之间建立一种简单的关系。相反,阿尔都塞提出三点建议:其一,语境或现实情况,是指社会和经济力量;其二,语境的虚构关系,指人们如何想象他们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其三,表现观念或信仰,这是文本的生成之源。也就是说,文本是代表人们如何适应这个世界的一种想象的方式(这想象的方式可能不正确,也可能正确,通常是二者兼有)。现在,阿尔都塞的立场变得更加复杂:表现发挥作用的方式可能体现在内容方面——在故事、神话或诗的话语中。它也可能以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语言、故事的结构上,或者在出其不意地常为我们所忽视的地方表现出来。

^① 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Ben Brew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1 (1971), 162.

我为这个复杂的争论花费了不少时间,因为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阐释方法至关重要。让我们来看看《创世记》第2—3章的文本。我认为,那个故事代表了不同群体或阶层对他们与农业关系的理解。伊甸园显然是一个农业园区,人工种植作物,生产可口的食物。那里也有由人命名的动物,这是驯养的标志。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上帝亲自培育的供人类使用的花园,只不过是远离现实的世外桃源。世界上尚没有发现这样的地方,将来也不会发现,因为它并不存在。这是一个理想化的花园或农业庄园,人类始祖不需要工作,所有水果和谷物都是唾手可得的。他们只需要走动一下,伸出双手,就能得到所需要的食物。

为何要讲这样一个故事?难道这是一个梦想的世界:没有艰辛的劳动,也无须犁地、播种、对付病虫害,就能收获农作物,然后把它变成食物?最重要的是,那里没有饥荒和疾病的威胁,没有实物匮乏的危险。这显然是一种理想,或许是我们的梦想。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谁而言这座虚构的花园是个理想乐园?全人类?还是部分人?结局暗示这是特定群体或阶层的理想乐园,因为最终人类始祖被逐出伊甸园,必须为生计而努力工作。但要探索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考虑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圣经文本的另一个问题。

拓 展

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第三个特点称之为拓展,即文本之外的拓展分析。文本从不依赖于自身而存在,而始终是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大量现实现象的一部分。这样,马克思主义分析就向将人生撕成碎片的势不可当的现代诠释进行挑战。现代诠释将一切隔离开来,彼此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例如,在一所大学里,在工程学、医学科学,或许多不同类型的文学方面,我们有许多不同类型的专家。即使是圣经研究,你也会发现专家们

关注不同的圣经书籍,或社会科学、或考古学、或历史重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门的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方法促使我们全方位地思考和工作,看到部分是如何隶属于这个整体。换句话说,要勇于考虑大局,并检讨我们既定的思维框架。

圣经文本《创世记》第2—3章意味着什么?显然,需要将经济和社会因素纳入我们的诠释之中。这使得我们能够回答我之前所提出的问题:对谁而言这座虚构的花园是个理想乐园?它也许代表了古代大多数农民的希望?理想乐园中的成员包括90%的小群体,大部分人生活在拥有75至150人的农村公社中,其寿命往往很短(平均寿命大约为30岁),所从事的畜牧业和种植业十分艰辛。然而,他们的生存体系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他们所需很少,发达的经济和社会系统强大到足以抵挡所面临的困难。他们会梦想生活在一个无须工作、无须劳动就有食物享用的大农业庄园中吗?也许吧。

或者这个文本反映了一小部分统治阶级的理想生活?那个阶层包括专制君主、祭司、文士和地主(也可能是税吏和放牧人)。他们通过皇家宫殿和庄园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其财产从农村搜刮而来,由专制君主委任的地主或代理人进行管理。那些劳动者种植庄稼,牧养动物,酿造啤酒和葡萄酒,生产砖和建筑材料。他们通常被从村庄里拖出,被迫工作。他们可能不得不偿还债务,或者可能是战争的奴隶,或者可能在一年中被迫工作一段时间(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村庄)。换言之,统治阶级实际上并没有做任何工作;他们依赖庄园中的劳动者为自己工作。所以他们开始相信,农业庄园只为他们生产物品。对他们而言,自己无须付出劳动。粮食、肉类和衣服——所有这些在他们看来都无须劳动。我认为《创世记》第2—3章实际上代表了统治阶级的立场。文本呈现的想象空间是巨大的、丰富的,它甚至通过塑造一个创造并保持财富的上帝,设法完全消除劳动力。它似乎完全可以自

已生产粮食。事实上,在这座庄园中,男人和女人就像国王和王后一样。他们是创造的精华,能与上帝交流,并拥有一切。

反 抗

但现在矛盾出现在《创世记》第2—3章所描述的故事中,这种矛盾使我想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第四个特征。男人和女人不能永远是国王和王后。众所周知,原因是不服从。他们被告知禁止食用能分辨善恶的知识树上的果子。然而,受蛇引诱,女人和男人先后吃了禁果。其结果是受到惩罚:女人遭受分娩的疼痛,并屈从于男人;男人需要努力工作才能维持生计。他要与布满荆棘和蒺藜的顽固的土地做斗争,并且终将死去:“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然后,他们被逐出伊甸园,永远不得回返。

在经济和政治层面,这个故事的关键性情节仍然代表着统治阶级的立场。他们认为,农民的生活是艰难的、吃力不讨好的,最好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生活。然而,统治者知道,他们很容易陷入到农民的地位,强大军队的入侵,严重的饥荒,或其他灾难,都可能发生。即使他们的权力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是不稳定的。

但不服从和处罚的情节如何涉及反抗的问题呢?马克思主义文学分析方法通过一种故事的“言外之意”寻找反抗。换句话说,在阅读过程中,它试图反对故事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至于《创世记》第2—3章,占主导地位的是,男人和女人背叛了上帝,并因“罪”受到惩罚。但是,当我们重新思考这个内容时,它就成了瞬间的反抗。他们向权力的代表者——上帝说“不”。他们做的正是上帝所禁止的事情。这种反抗总是遭致强大统治者的惩罚。但我的观点是,这个故事保留了些许反抗。故事这样安排试图表明,这种反抗是徒劳的。事实上,值得指出的是,这样的神话常常讲述一个被挫败的反抗的故事。神话倾向于探索冲突和

反抗,旨在表明它们并不可行。这可能是神话的目的,但结果是,反抗本身被保留了。

我提出的《创世记》第2—3章中反抗和神话的观点大体上受益于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著作。^①为了找出片刻的反抗,需要用辩证的方法来挑战故事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这种瞬间的反抗,为后来的读者提供了希望。此外,我们不应该认为,这种对顽固权威的挑战是没有意义的。同样,我们也需要改变对这种关系的看法。相反,反抗本身就是中心,权威往往试图适应反抗。统治者通过寻找新途径来破坏反抗,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此,神话经常专注于粉碎反抗的需要。神话是专制权力试图破坏反抗的创造力的另一种方式。

结 论

马克思主义圣经批评的传统已走过了漫漫长路。我概述了它的一些历史,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方法上的要点。这些方法强调矛盾和辩证法;媒介在理解文本及其社会经济语境关系中的重要性;文学分析应拓展到包括历史、政治和经济的问题;认识反抗形式的重要性,尤其是通过文本“体会言外之意”。我希望这些特征

① Ernst Bloch, *Atheism in Christianity: The Religion of the Exodus and the Kingdom*, trans. J. T. Swann. London: Verso, 2009 (1968); Ernst Bloch, *The Principle of Hope*, trans. Neville Plaice, Stephen Plaice, and Paul Knight. Cambridge: MIT Press, 1995 (1959);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2004;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Marx’s Mole is Dead! Globalis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urozine*. no. February 13 (2002),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02-02-13-hardtnegri-en.html>.

已通过《创世记》第2—3章很好地体现了出来。

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圣经批评未曾中断过,有时比较流行,有时不那么受欢迎。目前,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方法因用于圣经批评而日益流行,特别是在西方,年轻学者和博士生正在使用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①结果是,这些方法正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深刻。究其原因,我们已经超越了对阶级、意识形态、生产方式、文化和文学的基本理解。这些基本理解有许多是假定的,甚至出现在那些没有明确使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学者的著作中。在此基础上,它有可能发展为更复杂、更精密的方法。

(厉盼盼 译)

作者罗兰·博尔系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研究教授,近期出版专著《马克思主义希伯来圣经批评》(2015)、《神圣的经济》(2014)、《列宁,宗教与神学》(2013)、《尘世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与神学》(2012)等。译者厉盼盼系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圣经文学方向博士候选人。

① 此类例子有很多,参见 Mark Sneed, "Qohelet and his 'Vulgar' Critics: A Jamesonian Reading", *Bible and Critical Theory* 1, 1 (2004): 1-11; Jonathan Bernier, "From Historical Criticism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Study of Earliest Christology", *Bible and Critical Theory* 8, 2 (2012): 67-76; Joseph M. Bartlett, "Bourgeois Right and the Limits of First Phase Communism in the Rhetoric of 2 Thessalonians 3:6-1", *The Bible and Critical Theory* 8, 2 (2012): 36-56; Larry L. Welborn, "Towards Structural Marxism as a Hermeneutic of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Illustrated with Reference to Paul's Spectacle Metaphor in 1 Corinthians 15: 30-32", *The Bible and Critical Theory* 8, 2 (2012): 27-35; Randall W. Reed, *A Clash of Ideologies: Marxism, Liberation Theology, and Apocalypticism in New Testament Studies*, Eugene: Pickwick, 2010.